



网络小说集

纯情

浪漫

青春

俏皮

21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御忻网络小说集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李乡状主编——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5.10

ISBN 7-5601-2617-0

I 李… II 李… III 小说集—网络 IV. I.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1251 号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

责任编辑 于 泓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总 印 张 186

字 数 34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601-2617-0/I·102

总 定 价 696.00 元(全 24 本,本册 29.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编委会

总	编	李乡状		
网络小说主编	韩山寺	老茶		
副主编	来雅苓	牛丽		
恐怖小说主编	康卓	李月萍		
副主编	滕正人	朱亚礼		
情感小说主编	王嫣嫣	刘小锋	陈立柱	
副主编	张闯	耿伟平	姚波	
亲情小说主编	魏莹	徐加卫	胡西淳	
副主编	国中华	王黎	孔繁丽	
电脑图文	李洪霞	赵海英	唐小丽	
插图绘画	毛亚萍	齐磊	于倩	

文稿统筹 圣泽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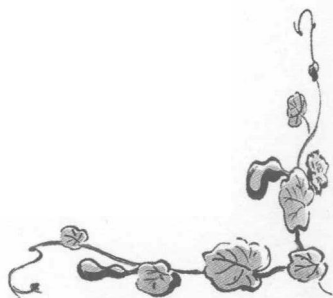
感谢《胆小鬼》杂志的友情支持



目

录

茉莉	(1)
孤楼	(4)
永远的等待	(34)
不过一场雨	(38)
猫灵	(41)
当爱已成往事	(71)
猪投胎	(76)
神勺	(84)
搀扶	(109)
如果你的心里还有我	(112)
小费	(138)
黄昏恋	(143)
恐怖的鹦鹉	(148)





茉莉

茉莉又开了。

重阳过后的日子，想着只有秋菊绽放，丹桂飘香。然而，前期开过的茉莉依然抖擞着由绿丛中走来。

家里人爱买茉莉香型的空气清新剂。

也闻过其他的，诸如国际型的，玫瑰型的。感到有些刺鼻，用到半瓶，就闲置在那里，不愿去提起它们。

茉莉型的就不同了，除了喜欢她的淡淡馨香，还喜欢她什么——我自己问自己。

是朵紧含苞时的挺立雅姿、或是绿丛不染杂色的洁白？还是不适张扬的平常心态？

我是饮茶的人，可不愿看到茉莉的残黄被横蒸在杯中，也极厌了别人把她搅和在茶堆里。感觉像给花儿们举行葬礼，没了茗品的兴致。

茉莉在盛开的时候，摘下来，置于枕边、装入衣袋、贴在心上。

习惯了与之相处的日子，她也不吝啬的一天比一天开得畅快。隔两天又会在早晨阳光下给我灿烂的笑脸。





能放的地儿都放了，我找来一个盛茶的盒子把馨香留在里面。上网疲乏的时候拿出来放在不远处打开，盒里飘过来的清纯，又能抵挡一阵困倦。

“小茉莉”的歌子听过无数遍，说是中国的副国歌也好，道是中国女子的象征也罢，我把女人联系得最多的还是茉莉。

不是哪种花都能让我青睐的，因为花中也有让人生厌的浓艳。依附托举的娇媚，朵冠镇叶的矫情。

还是哼着茉莉的调子时，把清香想成一个美人来得舒心。哪怕她在远古，在梦中，哪怕她不知我的爱怜。

花依然春秋自然的吐蕊展容，不理睬人们的潮湿心情。不因人怜而远枯败，不因人怒而停绽放。人若心事托繁枝，尽遭清香驱烦愁。

只把浓情观茉莉，清雅世界我自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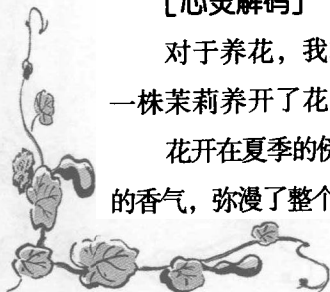
(醉一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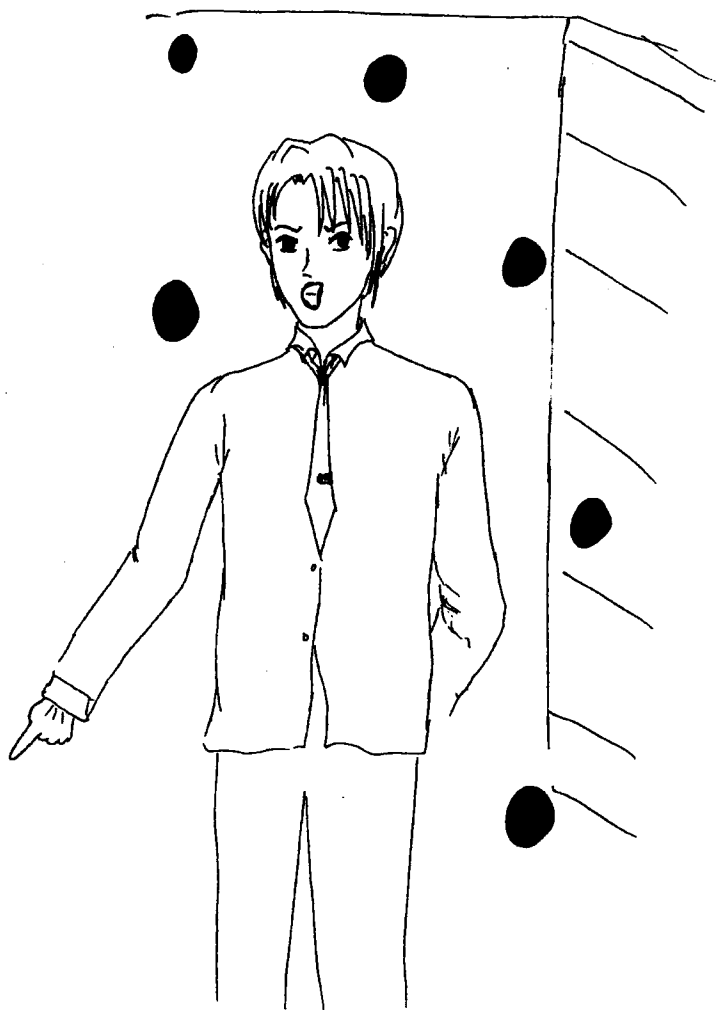
【回帖】

〔心灵解码〕

对于养花，我本是不谙其道的，用了两年的时间，才将一株茉莉养开了花。

花开在夏季的傍晚，我喜欢将它放在窗口，晚风送来它淡淡的香气，弥漫了整个网络的世界，填满了每一个芳香的字符……







孤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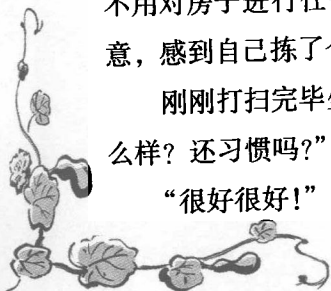
孤楼位于郊区，之所以成为孤楼，是因为它并不是一大片居民小区中的一栋，而是独自矗立在那里，在四周农民自建的平房中，六层高的孤楼显得十分打眼。第一眼看到它，每个人都会感觉怪异，尤其我是在夕阳西下前往时，怪异的感觉更浓。我不明白，这楼房周围明明有一大片空地，为什么不多盖两栋楼房呢？

古怪归古怪，既然租下了这里的房子，也就只有全盘接受它的怪异了，好在这里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房租便宜。

孤楼一共两个单元，我租的房子在一单元四楼。虽然很久没人住，但是里面却很干净，墙壁是新粉刷的，还透出一股墙漆的味道，地板也很新，只有家具有些旧，但是并没有损坏，电视冰箱空调一应俱全，除了打扫一下卫生，我几乎不用对房子进行任何加工便可以直接入住，这让我十分满意，感到自己拣了个大便宜。

刚刚打扫完毕坐定，房东便打电话过来了：“呵呵，怎么样？还习惯吗？”

“很好很好！”我不喜欢说谎，好就是好，“这么好的房





子你怎么租得这么便宜？”我也不怕直接说出来，反正合同一经签订，他要反悔也不能了。

“哦？很好是吗？呵呵，那就好，那就好！”房东笑呵呵地闲扯了两句就挂了电话。房东跟我签合同时表情非常严肃，眉宇间因为长时间皱眉都形成了川字，看起来是不苟言笑的那一类型，现在在电话里这样不断打哈哈，让我感到十分不习惯，总觉得好像有什么阴谋似的。

新房子给我的新奇感很快就过去了，这个夜晚也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夜晚，吃饭、散步、打电话，最后是边看电视边打瞌睡。惟一与往常不同的是，从窗口望出去，看不见其他楼房上的点点灯火，只看见遥远的田间偶尔有些灯光，其余的，就是满天繁星，倒也清静。

12点左右我睡了，我睡觉一向很沉，而且喜欢做梦。这个夜晚的梦是关于老鼠的，我梦见许多老鼠在我的头顶偷吃饼干，这些老鼠比现实中的老鼠聪明多了，它们不光偷吃，而且还小声地讨论着我的私事，其中一只老鼠神秘地向别的老鼠宣布说：新来的邻居是个男人，晚餐吃的是“来一桶”方便面，而且放了很多辣椒。其他老鼠一致认为这是个重要情况，它们在我的梦里沙沙地记着笔记。这个情况让我感到好笑，我从来没想到我的晚餐居然也能成为情报。我笑着笑着就醒了。

醒来之后有一两分钟还是很想睡，但是很快睡意就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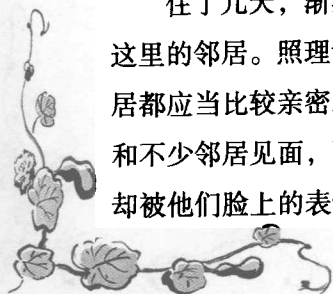
得无影无踪了。

我真的听到了老鼠的声音，就在我的头顶。虽然老鼠不是什么可怕的动物，但是一只老鼠在自己的头顶运动，总是会令人心里发毛，我蓦然坐了起来，打开灯，回头仔细察看。

床上什么也没有，只有我自己掉的几根头发。

那种悉悉簌簌的声音依旧响着，声音是从墙壁里传来的，仿佛是什么东西在里面爬动。但是那显然不是老鼠。那种声音虽然是爬动的声音，听起来却规模很大，即使真有什么，也绝对是狗，或者比狗更大的动物。墙壁里面当然不会有那么大的动物在爬动，我将耳朵凑上前，这下不仅仅听到了爬动的声音，还听到了人说话的声音，当然声音很小，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而且我感觉说话的人仿佛正在远去。我注意到就在床头不远处，有一根粗大的管道，这管道通往我的楼上和楼下，金属传递声音当然是效果很好的，虽然我不明白卧室里怎么会有这么一根管道，但也懒得多想，何况那声音也渐渐消失了，便倒头继续睡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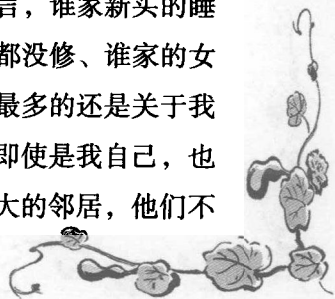
住了几天，渐渐感觉到了一些怪异。所谓怪异，主要是这里的邻居。照理说这么一栋远离市中心的孤楼，楼中的邻居都应当比较亲密才是，然而我住了这么些天，每天倒是能和不少邻居见面，可是每次我堆满笑容正想主动打招呼时，却被他们脸上的表情噎了回去。这些孤楼中的老住户，也不





知道是怎么回事，居然能将自己的面部肌肉控制得那么好，面前明明有我这么一个大活人晃过，他们却连眼角也不动一下，仿佛我是个透明人似的。要不是我在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真会以为自己没进入他们视线。他们始终是严肃、呆板、面无表情的，起初我以为这是对我这个新来的人不熟悉所致，后来发现，他们互相之间也从不打招呼，人们擦肩而过，如同两条平行线永不交叉。即使是在人最多的上班下班时间里，我们这栋楼下，也几乎听不见人说话的声音——连他们自己家庭内部，也从来不在外头对话。

假如没有夜晚，根据白天的印像，我几乎可以判定他们都失去了语言功能。然而，与白天的沉默成鲜明对比的是，每到夜里十点左右，整栋楼便开始喧哗起来。这种喧哗，从楼外是听不出来的，如果你在夜晚经过孤楼，会看见许多黑沉沉的窗口安静地沉默着，安静得甚至会让你以为里面并没有住人。然而对于住在楼中的我来说，夜晚是嘈杂无比的。这栋楼的设计非常之糟糕，通到卧室的那根大铁管充当了良好的声音导体，将其他住户的声音不断地传达到我这里，于是我不可避免地听到了各种小道消息和流言，谁家新买的睡衣实际价格是多少、谁家的水管破了三天都没修、谁家的女儿考试又落后了……诸如此类，当然听得最多的还是关于我这个新邻居的议论。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即使是我自己，也不曾这么全面地了解过自己，这些神通广大的邻居，他们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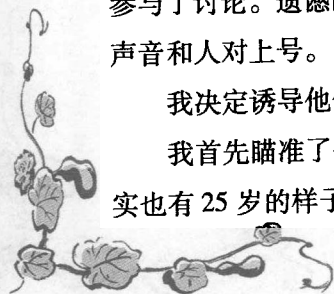


仅了解我每天的一举一动，甚至连我什么时候扔了一只价值几毛钱的笔、什么时候写了几张纸又撕掉、睡衣的颜色和花纹等等诸如此类根本不可能被外人了解的事情，他们也知道得一清二楚，并且在自己的家里大声议论和嘲笑，而所有的议论和嘲笑都无一例外地通过那些管道传到了我的耳朵里，让我每个夜晚都面红耳赤，又是羞愧又是气愤。我很怀疑他们是通过窗口偷窥到我的，于是后来我养成了将窗帘拉上的习惯，这个新养成的习惯很快也进入邻居们议论的话题。在邻居们面前，我毫无隐私可言。这种情况先是让我感到愤怒，继而是深深的恐惧。

我开始留意观察我的邻居们——从外表上看，他们都是有正当职业的人士，有些人甚至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表情始终那么严肃，很难将他们和夜晚那些小道消息的传播者们联系在一起。然而根据夜晚的声音来看，参与传播那些消息的，几乎是整栋楼里的住户——楼中一共 24 户人家，根据我在某个夜晚做的无聊统计，一共有 63 个不同的人的声音传到我耳朵里，这个数字表明，至少楼中 80% 以上的居民参与了讨论。遗憾的是他们从不在白天说话，这让我无法将声音和人对上号。

我决定诱导他们开口。

我首先瞄准了住我楼下的那个小姑娘。说是小姑娘，其实也有 25 岁的样子，只是她喜欢穿泡泡袖的衣服，将自己





打扮得很嫩，我也就顺从她的意思，将她定位成天真烂漫的小女孩了。

小姑娘的行踪很容易掌握，基本上是早晨7点出门，夜里7点归窝，时间上和我保持一致，这为我接近她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你好，请问现在几点钟了？”我在一个早晨故意“匆忙”从楼上下来，经过她身边时这样问。

她毫无反应地继续朝楼下走。

我索性走快一步，在楼梯下有意无意地拦住她：“请问现在几点钟了？”

小姑娘的脸抽搐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她站在我高一级的梯子上，居高临下地望着我，一言不发。我等了几分钟，她始终不吭声。

我顶不住了，再这么耗下去我就要迟到了，只得狼狈地冲了出去，回头望望，她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慢慢地走了下来。

第一个回合我失败了。

但是我不死心，这种遭遇反而激发了我的兴趣。

“早上好，现在几点钟了？”我在清晨时拦住她问。

“晚上好，刚回来吗？”下班时我也拦住她。

“麻烦借点酱油好吗？没酱油别的也行。”在其他我和她都在家的时候，我多次主动敲她的房门，虽然她从不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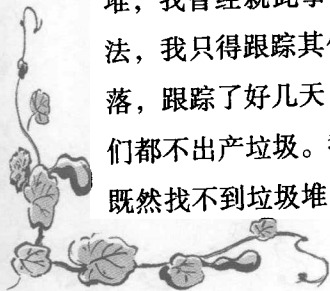


门，我却乐此不疲。

这样的纠缠让我体验到一种独特的乐趣，现在我起床后，总是早早地冲到楼下她的门口等着，就为了问她现在几点钟；下班时候我也是掐准了时间，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等在楼下，一路尾随她上楼——有两次公司有事耽误了下班，我心急如焚，一咬牙打的回家，总算没有耽误与她相遇。家里的酱油和盐之类常用的东西已经被我扔了，为的是有借口去敲她的房门借东西——很难形容我这种心态，有时候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爱上她了，然而每次看到她时我都否定了这种想法——这显然不是爱情，而是一种别的东西，比爱情更加狂热。

在我瞄上泡泡袖小姑娘的这几天，我的邻居们继续着他们对我的观察和猜测，并且愈加变本加厉。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了他们的秘密，总算知道他们是如何掌握我的生活细节了。

那天早晨，我想起家里的垃圾还没清理，便返回楼上提了垃圾袋下来。孤楼和其他的楼房不同，在这里找不到垃圾堆，我曾经就此事专门问过泡泡袖，她照例沉默。没有办法，我只得跟踪其他的邻居，想通过他们找到垃圾堆的下落，跟踪了好几天，终于放弃了，得出的结论是，我的邻居们都不出产垃圾。我愤恨地认为他们肯定是将垃圾吃掉了。既然找不到垃圾堆，而我家里每天的垃圾又多如山丘，惟一



的办法是，将垃圾袋随手放在楼下的空地上。那块空地一向非常干净，连纸屑都见不到，黑色的垃圾袋放在那里，非常扎眼。刚开始的时候我着实羞愧了好一阵子，但是后来发现，垃圾袋放在那里，总是会在我回来之前被清理掉，这说明我没放错地方，也就坦然大方地继续投放了。

就在那个早晨，我照例将垃圾袋放在楼下，便上班去了。走了大约5分钟之后，忽然想起有一个重要的文件忘记带了，赶忙朝回走。

于是被我看到了。

在靠近小楼的地方，我发现几个邻居聚集在一起，这对我来说是个新鲜的景象——在这之前，他们都是以独立的个体形像出现的，仿佛从来没有集群的愿望——出于本能，我立即躲到了空地边的灌木丛里，察看他们的动静。

这些邻居们虽然聚集在一起，但是互相之间仍旧不说话，他们年纪都不小了，是一些退休在家不用上班的老年人。一共四、五个人，围在空地上仔细察看着什么，我很好奇，于是悄悄朝前挪动了几步。

当我看清他们正在翻看的东西时，不由吃了一惊。

那是个黑色的塑料袋，袋口已经被打开，他们正一样一样从里面拿出东西来，而那些东西都是我熟悉的——坏了的CD，一件旧的衣服，昨天的饭菜、两个电池……等等，都是我的东西，他们翻的正是5分钟前我扔掉的垃圾袋。



我开始努力回想自己是不是无意中扔掉了自己的存折，看他们那种认真而热情的工作劲头，我越想越觉得有这个可能，不由冒出了冷汗，正准备跳出去将塑料袋夺回来，他们却有了进一步的行动。

将所有的东西都摊放在空地上之后，他们警惕地朝四周扫了一眼，我慌忙埋下头，他们的目光从我头顶扫过，没有发现我。确定了四周无人之后，他们接下来的举动让我更加迷惑。其中一个人掏出了数码相机，对着这摊东西开始不断地拍照，从各个角度拍，拍了全景拍特写，拍得我心中发毛，他每拍一张，我的心跳都要停顿片刻——不能怪我胆小，如果拍照算不了什么，那么加上其他人的举动，足以让任何一个人害怕了——在拍照的同时，另外一个人掏出一个小本，不停地朝本子上记录着什么，而其他两个人则从口袋里掏出了白色的手套和镊子，他们将东西一样一样地夹起来看过，然后放进一个小塑料袋里——他们有条不紊地做着这一切，这种场面让我想起电视里经常出现的警察在罪案现场取证的情形。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躲在灌木丛里大气不敢出，直到他们将所有的东西都装在透明的塑料袋里带走，并且将现场清理了一番，一点痕迹也没留下后，我也依旧不敢出来。

我害怕他们发现我发现了他们。

